

陳公博一段秘辛

陳祖康

政治舞台悲劇角色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至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十年間，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陳公博算是扮演悲劇的角色，現在他墓木已拱，是非恩怨本來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是在當年南京偽政府的許多投機份子中，比較起來，陳公博還算是個良心未泯，而具有羞惡之心的讀書人。同時，他與筆者有一段不尋常的關係，對國家不無微勞，所以，緬懷往事，略為敘述。

在未談到陳公博以前，我必須先提起一個與陳公博很有關係的人——徐天深。徐是海南島人，在民國十五、六年間，曾充任海軍黨代表。徐與陳私交甚篤。當汪精衛在民國二十七年冬天叛國離渝，發表勳電以後，中央政府斷定汪勢必投敵，不能不未雨綢繆，即密令徐天深靠近陳公博，和陳採取一致行動，作為內線。汪逆表演還都醜劇以後，徐即留居上海，由我負責聯絡指揮，專向陳這一方面探取情報。迨陳任偽上海市長時，徐因得陳的信任，任偽經濟局長。汪精衛病死

日本後，陳繼任代理偽主席，水漲船高，徐也升任偽府文官長。在這個時期內，徐天深確實供給了不少珍貴的情報。我中央政府當初的一着閒棋，居然收到了大效用。可見情報工作，要注意到事前的佈置，至於事後經營，則臨渴掘井，乃策之下者。徐雖肺病纏身，但是工於心計，短處在于賦性貪財而喜投機，當他任偽上海市經濟局長時，着實撈了不少錢，那時候，我的單位經濟並不充裕，有時候因交通關係，接濟殊難，但付給徐的薪俸，從不拖延。他既從未表示在經濟方面給我幫助，我亦從未開口向他借過一文錢。因為我知道，向貪財的人借錢，確實是不明智，且可能影響工作情緒。迨抗戰勝利後，徐儼然為上海一小富翁，生活優裕，國家對他也予以相當的表揚。但當大陸危急時，他竟不願離開上海，且和一般政治垃圾，聯名通電向共匪靠攏，迨靠攏不成，祇好隻身逃港，貧病交迫，死於香港六國飯店。死後連棺材都沒有，由他的妻舅龍道孔及友人湯澄波為之照料後事。夫善泳者死於水，喜投機者死於投機，這真是所謂「活報應」了！

情報工作深入偽府

至於徐天深的妻舅龍道孔，我初到上海時，由龍道孔擔任我與徐天深間的聯絡員，就是說我與徐來往間的文件及重要的言語，均由龍轉達。後來因工作關係，接觸較多，且我已斷定徐尚屬可靠，許多有時間性的任務，乃由我與徐直接聯絡。及陳公博任上海市長後，由我央徐請陳公博給予龍道孔一個偽上海警察局督察的名義，作為掩護。于是我與徐天深間的連繫，採取雙管齊下，有時由龍轉達，有時由我直接晤談，及徐任偽府文官長後，他在南京的時間較多，乃以龍專任上海與南京間的聯絡，若徐在上海，則直接由我聯絡。龍為人尚不失為一忠厚長者，其家僑居新嘉坡，世營橡膠業。勝利後，功成身退，來往香港與新嘉坡間經商。但在上海期間，他對於徐天深之為人，頗多不滿，我曾力勸龍要保持忍耐的態度，以不破裂為宜。

當我於民國十五年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時，陳公博亦兼任政治教官，僅知其為一才子式的人

物而未嘗一面，離開黃埔後十餘年間，亦僅知其為汪兆銘手下的一員大將，有時在報紙上及雜誌上看到他所寫的文章，迨抗戰期中我到了上海之後，才從徐天深方面，約略曉得陳的片段鱗爪。陳公博乘飛機到南京參加汪記偽組織的還都醜劇時，曾在飛機內大醉而痛哭，及任南京偽立法院長後，除縱酒、打牌、有時寫點風花雪月的文章外，亦常表示極端的消沉。可見當時陳之所以參加漢奸行列，完全因不能擺脫與汪逆精衛的私人關係，而內心極為痛苦。但汪逆則素以陳為左右手，每遇重要事情，必請陳參加討論，這也是當時我們能由陳公博方面，獲得重要情報的原因。

當時，在上海法租界的麥陽路一幢洋樓內，



陳公博早年的照相，陳於公私兩難之際，不能斷然取捨，瀾私昧公，身敗名裂，為天下笑。

有一個浙東學會，係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所支持，主其事者，為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囑托（顧問）王丙鏞，他即是我工作單位中的一個組長，其人為我在福建警官訓練所的同事，雖籍屬寧波，而有燕趙俠士之風，當其在福建警官訓練所任職時，與筆者同居一室，交稱莫逆。我於二十九年秋到上海不久，即遇王於西摩路，彼此相談之下，我才知道他是由駐閩綏靖主任公署情報處派赴上海工作，當即電請重慶調王至我單位，蒙上級核准；原來王不僅生長東瀛，且與日本頭山滿一系人物有深切交情，立即請他物色人選，單獨成立一小組，專負對敵深入工作。王為人忠勇而精幹，當他接任組長後，立即物色愛國志士徐慎升、張敬之、陸子再三人共同工作，隨即展開對敵各項情報活動，其本人亦由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囑托，因而成立浙東學會，發行浙東日報。經費均由日本陸軍特務機關供應。日本人的算盤打得很精，花少數金錢，要有最大的收獲，而我們呢！即以日本人所花的少數金錢，來做我們的工作。為了獲得日方的信任，這一浙東學會，除了房屋水電印刷費外，從不另向日方要求，日方自然也就另眼相看，信任有加。在浙東學會內，除了表面上必須應付日方工作以外，事實上是一個小型俱樂部，作為我單位對外圍的聯繫處所。且隨時弄些哄騙日方的花樣，例如該組組員徐慎升結婚，事實上已電呈重慶核准，故意請由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泉鐵翁證

婚，以加深與日方的關係。目的在於利用這一關係以完成我們的任務。譬如我們就會經利用日方特務機關的汽車送姜紹讓離開上海返回重慶，且由浙東學會的推荐，強迫偽府任用我方人員沈爾喬為浙東行政長官。麥陽路的浙東學會，既又是一個小型俱樂部，當然不時有人下棋、搓麻將、唱平劇等娛樂。尤其在民國三十三年初，有一個日本人田澤寄居該學會內，（田澤是日本的留美學生，由東京派來上海從事管制上海經濟工作的）我們更要表現得浪漫、頹廢，以減輕敵方的注意。

秘密機關出了事情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九日，意外事情發生了，那是一個星期日，又是日方在每月舉行防空演習的固定日子，所以上午九時，我就約好了王丙鏞、任西平、王人麟（此人不是工作同志）在浙東學會打麻將。當時日人田澤亦在旁「觀戰」，上午十一時左右，忽然有兩個憲兵帶了我單位的余會計前來，並問余會計是否認識我們，余答以不認識，當即由一個憲兵攔了余會計兩個嘴巴，並說：「你說電台在這兒，你又不認識這些人，根本說謊」。而在座的日人田澤用日本話告訴日本憲兵，這裏是什麼地方，那有電台？該兩個憲兵，則挾余會計悻悻而去，憲兵去後，王丙鏞即哈哈大笑，向田澤說幾句日本話，田澤也哈哈大笑，我即低語：「繼續打，到了中午再停」。因為，我已猜出，余會計目的在告訴我們已出事，我們必須表現鎮靜，牌局繼續到中午，藉口回家吃飯而

散場，先由王人麟、任西平外出，然後，我由樓上向四面觀察，並無發現有人監視，大喜過望，遂請王丙鏞留在學會，我立即到棘斐德路本組的副主管姜紹誠處，告訴他已出事了，須用極迅速方法轉告工作人員躲避。而我也匆匆要司機回家拿點換洗衣服，並告訴家人說我立即要到南京去。事實上，我已棄車不用，再換乘街車至浦石路路式導家裏，召集姜紹誠、任西平、路式導等商討應變辦法，僉認我宜暫匿在徐天深處，因為他是偽府文官處長，力足以掩護，在路家住了一個晚上便即遷到福開森路徐天深寓所，並囑徐立即外出查訪情況，不數日，得報，書記張友民的太太及交通員朱彥彬女士已被捕，又數日，探知日方用分區斷電的辦法，已將電台的人員全體逮捕並將電台搗去。情勢急轉直下，已到了嚴重的階段，當夜即邀任西平、姜紹誠至徐天深寓所會商辦法。

陳公博慨允幫忙

大家只談到如何撤退，任西平則主張請陳公博想辦法，最後我決定冒險一試，而徐天深則感到躊躇，因恐暴露他的身份，我說：「事到如今，為工作、為國家，不能計及個人利害，你立即去告訴陳公博。能幫忙，則徹底幫忙，使我們能繼續工作，不能幫忙，我們只有撤退。」當時，陳公博恰在上海，而徐天深以偽文官處長的身份自然很容易找到陳。我們焦灼的等了數小時後，徐天深回來了，報告與陳公博談話的結果：

1. 陳罵徐天深不够朋友，為什麼不早告訴他

與重慶的關係，但木已成舟，也不必多計較了。

2. 陳公博答應全力幫忙。

3. 陳公博自信對日方有辦法，但必須告知周佛海。不過，據陳公博估計周已與重慶發生關係不至於阻礙。

4. 明日上午十時，陳要與我見一面。

翌日，上午十時，徐天深偕我同至哥倫比亞路陳公博寓所晤談，略事寒暄後，我說：「陳先生，我昨晚托徐先生轉達的事，諒已知悉，現在我們立場不同，但同是中國人……」我話已說完，陳公博即接着說：「我明白，這個事情，我負責辦理，我已與周佛海通過電話了，我請你來此，恐怕要委屈你一下。就是，假如有日方人員來找你的時候，你可說是我的東機關長，其餘一切可請他們來問我便行了。」談不到五分鐘，我便辭出，陳送我到門口時，用一種微帶淒涼的低聲笑道：「這是我贖罪的機會，但恐怕嫌晚了。」當時，我亦不曉得如何說話，只好點頭辭別，我與陳公博一生，僅此一面，以前沒有看過他，以後也沒有看過他，真可謂祇有「一面之緣」了！

與陳晤面後的第二日晚上，徐天深來告知，說陳公博將於本日中午約上海市特務處處長五島及日本憲兵隊特高科科長長光，在其寓便飯。劈面即責備二人云：「我前到日本時，貴國阿部首相堅請我設法打通重慶路線，我現在剛做到有一點頭緒，你們便來破壞，是何道理？」五島、長光二人瞠目問故，陳乃告以我單位電台被破獲了，五島、長光當即表示歉意，謂事前無聯絡所致，陳公博說：「我與貴首相連絡就夠了，何必向

你們聯絡，請你們立即令知將電台送還，並將所有逮捕人員釋放，不要多問，我可以向貴首相不提此事，就算了。」五島、長光乃唯唯而退。

翌日上午，王丙鏞已被傳至上海市特務處，正由日人漫島準備加以訊問，因日方已懷疑到浙東學會，在未訊問前，電話響了，漫島接電話後，神情甚為驚異，並喃喃自語責其上級糊塗，但仍立即執行命令，請王丙鏞回家，並釋放張友民太太及朱彥彬，一天雲霧，就這樣消散了，不過事後，還有三幕收場戲，是由徐天深轉達陳公博的意思而由我同意表演的。

三幕戲作為烟幕

第一幕是：五島與長光要同我見面。我表示可以，但不得談及任何有關工作問題。乃由徐天深在道而西愛路十三層樓住所作東，請我與五島及長光吃飯，吃飯時僅四個人，除一般普通的禮貌問答以外，沒有談到任何其他。飯吃完後，長光比較沉不住氣，便問我如何與重慶互通電訊。我答以，關於電訊事，我一竅不通，電訊人員是陳主席（指陳公博）派來的，長光只好一笑作罷了。

第二幕是：陳公博要我與其翻譯官林基晤面，我索性大方到底，就在我的寓所，請林基及徐天深吃飯，林自稱是台灣人，我是閩南人，自然和他以閩南語交談，林表示是陳公博的私人翻譯，除此以外，不管其他的事。以我的觀察，林當是日本人冒充台灣人。但這一點並不重要。

第三幕是：以後請我以東機關名義，不時送

些報告到陳公博及周佛海處，我同意照辦，不時送些似是而非的報告給陳周二入。

由於這三幕收場戲的表演，我已了解到，陳公博是要使日本人相信我這單位就是他的工作機關——東機關。於是我這單位，在表面上，已成為日僞的工作機關。事態雖至如此，我還不敢相信日本會放鬆我們，一方面不敢冒然與重慶恢復通訊，而由其他方式將詳請呈報，另一方面，通知所有工作人員，停止活動並隨時注意有否被監視或跟蹤的跡象。浙東學會方面，則仍由王丙鋪負責照常工作，但主要的則在如何維持工作人員的生活，此時絕對無法向上級取得接濟，祇有自己想辦法籌措。過去上級有一項規定，萬一因任何障礙而得不到接濟時，可自想辦法，將來加倍歸還，我祇好找到一些富裕的愛國商人商借，這一點倒沒有多大困難，由我私人借款立據，勝利後均由上級加倍歸還，絲毫不少。

這樣靜止的情形，一直延到三十四年初，尚無重大變動，我奇怪的是，日方對我這單位好像忘記了一樣，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判斷有二個可能：一個是日本軍事節節失利，已無暇顧到我們這小部份的事；第二是日方確在想尋覓一條重慶路線，以為求和鋪路；不久，上級的命令來了，恢復電訊及各種活動，我就大刀闊斧地照三十二年七月九日以前的情況，展開工作。

策動陳公博反正

電訊恢復以後，重慶上級方面，對於我與陳公博的一段關係更為瞭解，當然亦聯想到必要時

，如何策動陳公博率領僞軍反正，使抗日戰爭的勝利更能從速來到，我那時候有一個腹案，與上級不謀而合，先命徐天深調查，在僞府中的有力人員與僞軍，陳公博可以指揮者有那些部份，那些人和陳的關係較好，準備蒐集確實資料後，向上級建議如何策反陳公博。但時局急轉直下，到七月間，奉重慶上級電令，大意如下：

「為配合盟軍登陸，須注意二事：（一）如何保存上海三角洲地帶元氣。（二）策動陳公博率領僞軍反正，但應給陳公博何種名義？」

此電令到達後，我了解到任務的重大，保存上海三角洲元氣問題，要看戰事的程度，以當時我所知道的，日方下級軍官，態度頑強，一旦盟軍登陸，戰事必異常激烈，元氣能保存到什麼程度，殊難想像。但策動陳公博反正，確是一着高棋，且由陳的反正，連帶能達成保存上海三角洲的元氣。乃即以長途電話請徐天深由南京趕回上海，並告以上級的命令，從速相機向陳公博策動。數日後，徐天深向我報告和陳公博商談結果：

①原則無問題，但必須有相當時間的準備工作，此時間很難預定。
②工作須在極秘密情況下進行，偶有洩密，則貽誤非淺。

③據陳觀察，日方戰事尚可維持到是年年底，屆時當有以報命。（這個觀察是確實的，如非美國使用原子彈，戰事當是另一種結局了）。

我當即根據此項情況，呈報上級，並建議密任陳公博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京行營主任或京滬警備總司令。詎料這一建議還未獲得上級答復

以前，美國已在長崎、廣島投下了原子彈，使日方失了戰志，八月十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就到了上海，這一急轉直下的局勢，發生得太唐突了，使我又驚又喜。因本組在滬，手無寸鐵，國軍未到達以前，日方下級軍官情緒不穩，他們什麼變動都撞得出來的，因此我不得不提高警覺，一方面要顧慮到工作人員的安全，另一方面要注意到共匪向上海的滲透。所以，在日本投降尚未確定以前，我們工作人員均異常興奮，日夜奔忙，而我則焦灼萬狀。到了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投降，局勢才明朗化，而我的心中竟如放下了一塊石頭。

在八月十四至十五日中午間，我腦子裏竟忘記了陳公博這麼一個人，到了十六日晨，乃偕龍道孔前往陳的寓所，我原來意思有兩項腹案，一項是要陳留在上海，先秘密躲藏起來，候國軍到達後，會同國軍負責人，收拾全局；另一項是由陳公博立即赴南京坐鎮，約束僞府人員，維持現狀，靜候國軍到達接收。但事情的變化，殊難逆料，當我到達陳公博寓所時，其家人告知，陳已往南京，我乃命龍道孔乘京滬快車赴南京與徐天深連絡，請他轉告陳公博須坐鎮南京，維持現狀，如有變化，隨時報告，當夜接到龍道孔從南京下關打來的電話，稱下關戒嚴不能進城，我當時就感到事有蹊蹺，果然，十七日中午，獲悉陳公博已飛東京，他這一行動，殊出我意料之外，殊不知以陳那樣聰明的一個人，何以要做出如此愚蠢的事，事後始知飛東京之事，完全由陳壁君主動，這是陳公博又一次的有於私情而昧於正義的行為

不久，陳公博由日方押解回國羈身縲絏，聽候國法的處置了。身敗名裂的定局已無可挽回了。

陰差陽錯最後結局

勝利後，戴笠將軍蒞臨上海，負責滬區的全面工作，每日中午均舉行聚餐會報，在一次會報當中，戴將軍說：「我已經到了杭州監獄中見過了陳公博，告訴他漢奸問題，可能用政治解決，請安心守法，陳答稱：『我個人生死問題及其他一切都無所謂了，祇要對國家有利便可』。於此可見這個人倒是一個漢子，這事容報告委員長核定後

再議。」至于陳的眷屬，自然百般設法營救，替陳作了一篇自白書，事前曾徵求我的意見，可否將陳與我的一段關係列入自白書中，我告訴徐天深轉告陳的家人，這一段事實，我均先後詳報上級，當然可以列入自白書中，必要時，我陳中平（當時我在上海用的化名）可以挺身證明。這個自白書，我手中本來有一份，可惜因遷徙流離而遺失了。但後來這一篇自白書並沒有發生作用，原因是戴笠將軍於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南京上空因飛機失事罹難，而他所主張的漢奸問題用政治解決，也就胎死腹中了，既無與援，而就事

論事陳公博祇好受到國法的制裁了。當執行的命令到達杭州監獄時，陳正在寫一對聯，聯文為：「大海有盡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恰好寫到滿字，監獄官告訴他，他說「請讓我寫完這兩個字」，對聯揮就後，默然走出監獄就死，這一對聯，我曾要徐天深取來作為紀念，三十八年由上海搬至福建時，尚在空中，如今則不知遺失何處了。

我與陳公博緣僅一面，工作上的聯繫，完全由徐天深傳達，上述的一切，經過事後的證明，確實性是絕對可靠的。

賴著國際問題論叢專集序

程滄波

賴景瑚先生搜集所著刊載中國時報專欄通信，成國際問題論叢專集，自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一月）至民國六十四年，前後已刊印五冊，今年終又將刊行第六冊。景瑚由美來函索序於予。七年來予於景瑚所作幾於全部盡心瀏覽。當世時代大勢與其問題關鍵所在，文中無不包羅，抉剔爬梳，以臻乎至當。尤使予心折而敬佩者，則其持論之觀點，與夫剖析時局之重點，往往與予所見略同。不寧惟是，凡富於中國文化傳統或西洋文化傳統之人，其思想與見解，蓋無不與景瑚相同。是以景瑚七年中所言，非一人之言，實代表今日世界中愛真理辯是非多數人之言。嘗憶二十年來，景瑚每次由美歸國，燕坐縱談二十世紀之治亂興衰

，其關鍵之國家則為美國，其關鍵之人物，則為美國之政治領袖。威爾遜有其學，有其思，而術不足以濟之。羅斯福學無根源，志大才疎，竭天下之力以救史太林，終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二十年之冷戰，尼克森季辛吉乘時崛起。季氏挾其偽學，投尼氏之懷抱，沉澁一氣，以逞其所大慾，學足以飾其說，術足以濟其奸，乃造成今日鬼魅之世界。是非泯滅，善惡混淆，以資虎狼之吞噬，猶美其名曰和解。舉世學人談士，方震眩其事功，無或敢稍揭其處心，更無人能道破其貽禍之深遠。景瑚乃於舉世沉醉昏迷之日，喚汗大號，如海潮音。自非大智大勇，孰能有此石破天驚之壯舉。古人論立言不朽，但憑幾篇文字，便可隻立千古。我於景

瑚所著，不暇論其文格，不暇論其學養，但就其論尼克森與季辛吉數文，論事則洞燭幾微，行文則酣暢淋漓。真所謂抓到時代歷史之關鍵，使讀者不能有一字之增損。今後世局之治亂興衰，循景瑚所言則治而興，反景瑚所言，則亂而衰。極目五大洲，上下半世紀，論壇偉傑，肝膽忠義，目光如炬，誰復能超越吾景瑚而上之；誰又能繼吾景瑚而增廣之！景瑚與予年歲相若，飽閱內外之世變，終不以外物之擾攘搖撼其胸中之定與安。此則源遠流長，盤根錯節，非一朝一夕之故。論景瑚與予之年，世俗視之，已入古稀之年，而彼猶能跋涉萬里，振筆論天下大事，萬言不能自休。精神氣概，予既望塵莫及，爰揭其論叢之要旨，以告當世，且以自做焉。